

小說軒

市井風情
——
三言二拍的世界

陳永正著

中華書局

I207.41

C463

陳永正著

市井風情——三言二拍的世界

中華書局

叢書策劃：鍾潔雄

責任編輯：劦 紅



書 名：市井風情 (小說軒)
——三言二拍的世界

叢書主編：劉逸生

著 者：陳永正

出 版：中華書局香港分局
香港九龍彌敦道 450-452 號

印 刷：中華商務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炮仗街 75 號

版 次：1988 年 6 月初版
© 1988 中華書局香港分局

國際書號：ISBN 962 231 373 6

關於“小說軒”的幾句閒話

我常覺得，不管是在學的還是自學的青少年，假如他對中國古典文學、古代文化有興趣的話，一定也會對中國的古典小說感到興趣。因為從六朝志怪、唐宋傳奇直到明清小說，上下一千五百年間，無數文人都曾在這方面灑下過他的心血，也因而積累了巨大的文化財富。在這裏面，涉及的內容是非常廣泛的，反映的社會情態是非常複雜的，故事的情節千奇百怪，運用的語言文字多姿多采；從那裏面，可以看到不同時代不同的思想形態、感情內容、風俗習慣、社會心理、宗教信仰……生動而又具體。假如說，正史和通史只能畫出球體的經綫和緯綫，那麼，小說就是球體的本身。難怪恩格斯高度讚揚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說：“在這個中心圖畫的四周，他安置了法國社會的全部歷史，從這個歷史裏，甚至在經濟的細節上，我所學到的東西也比從當時所有專門歷史家、經濟學家和統計學家的全部著作合攏起來所學到的還要多。”

我也很欣賞金聖嘆這段話：“吾猶自記十一歲讀《水滸》後，便有於書無所不窺之勢……嗟乎！人生十歲，耳

目漸吐，如日在東，光明發揮。如此書，吾即欲禁汝不見，亦豈可得。今知不可相禁，而反出其舊所批釋，脫然授之於手也，夫固以爲《水滸》之文精嚴，讀之即得讀一切書之法也。汝真能善得此法，而明年經業既畢，便以之遍讀天下之書，其易果如破竹也……”

我同樣欣賞晚清孫寶瑄《忘山廬日記》裏面的這段話：“燕公謂：小兒教之讀書通文，自有捷徑。自言其女十歲時，尚不識字，十一歲起課以《十三經集字》，日識四十字，兼爲解字義，半年已能自閱《三國演義》（說部最佳書），即爲講《左傳》，使讀，不令背誦，甫讀完，能成數百言。嗣爲解《國語》及《史記菁華錄》，三書訖，能自覽御批《通鑑》。可知中國文理得善法教之，更不難。”

隨手舉這三例，都是經驗之談。可見不管是了解社會，還是要進入文藝殿堂，小說這個階梯都是非常重要的。

中國向有評點小說這一門。其源蓋起於評點古人詩文以及時文，進而泛濫及於小說。此風以明末清初最盛，後頗衰落，雖餘風不斷，而佳構頗鮮。自金聖嘆以後，毛宗崗尚可一觀；至於《紅樓夢》的脂批，僅可作探幽索隱的材料，護花主人之流，便已俗不可耐；馮鎮密、但明倫也批《聊齋》，能發人神智者亦極少；還有一些道士、居士，以《西遊記》爲“證道之書”，他們的批語更是近於胡鬧。可見評點小說，雖曰“小道”，也大有“才難”之嘆。近數十年，考證小說之學崛起，胡適之、鄭振鐸、孫楷第、

阿英諸公，各有擅長，已脫離評點，而繼乾嘉諸老之後開一新的門徑，是另外一門學問了。至於就一本小說作思想性、藝術性評論的，自王國維《紅樓夢評論》以來，長篇短章，琳瑯滿目，但也不屬於評點。這門學問，說深不深，說淺不淺，如今還沒有一個“金聖嘆二世”出現，不禁使人有“江山寂寥”之感。

然而，除了評點、考證、評論，似乎還可以有第四種形式，即所謂“漫話式”的。本世紀四十年代，由孟超撰文、張光宇插圖的《水泊梁山英雄譜》，是這一方面的力作。其好處就在於“漫”。“漫”也者，似不經心而實經心，似非着力而又着力，似諧而莊，笑中有淚，“正經學問”外又一獨立王國也。畫之有“漫”，話之有“漫”，詩之有“打油”，樂曲之有“狂想”，戲劇之有“插科打諢”，武術之有“猴拳”、“醉拳”，凡此種種，無不是的。若著述之“漫”，則又縱橫開闔，無格可循。換言之，古典小說的漫話，既非金聖嘆式的評點，而又具有評點的趣味；絕非胡適之式的考證，而又帶上考證的深度；不同於王國維式的評論，而又處處顯出評論的力量。按人物之頭顱而製帽，視事件之是非而予奪，有《春秋》之微言，無腐儒之膠柱，淺者自見其淺，而深者則見其深。至於文字形式，則更不拘一格，謂之小品也可，謂之“野狐禪”亦可，或如師友晤對，或似書札往來，平凡之中，偶有警語，閒扯之際，忽現閃光：此便是所謂“漫話”。一千五百年間，

中國出現的小說多矣，但是，對其漫而談之的著作，却似鳳毛麟角，少而又少。如今中華書局香港分局出版部的主編，忽發宏願，有“中國古典小說漫話”的擬題，而美其名曰“小說軒”，我想這是一件大好事。論其形式與內容，實在不妨稱之為“小說的小說”，蓋“小說”者，異於正史者也；這裏的後一個“小說”，則又異於評點、考證、評論者也。因其為“小”，可以易於涉趣，也易於入目；因其為“小”，亦可避免“正襟危坐”，作出“純儒”的姿態。這也是小有小的好處。說到有無價值，本也難說，但它若對青少年的讀書求知有啓迪之用，對成人來說，有增廣見聞之功，只這兩項，就足見其並非毫無價值了。至於在將來的小說界，是不是於評點、考證、評論之外，更能立一新的部目，如一張桌子之有四條腿呢？我們何妨拭目而俟之。

這算是一點閒話而已。

劉逸生

寫於羊城的寓廬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六日

目 錄

多才多藝的馮夢龍·····	1
喻世、警世、醒世及其他·····	5
馮夢龍與“三言”·····	9
凌濛初與“二拍”·····	12
皇帝的喜怒與詩人的命運·····	15
時來運去竟如何？·····	19
被抹上污泥的歷史人物·····	23
轉運漢如何轉運·····	29
經商亦是善業·····	32
酒色財氣亦人情·····	35
覆水難收竟亦收 ——蔣興哥與金玉奴·····	39
珍珠衫是什麼東西？·····	44
周勝仙和綺思夢遠·····	46
秦重真的“情重”？·····	50
於微細處見深情 ——杜十娘行爲心理剖析·····	54
秋香三笑爲何人·····	57
“三言”爲什麼多青樓故事？·····	60
一點真情繫死生 ——殉情的女性們·····	63

京娘的悲劇	
——大男子主義的犧牲品·····	67
白居易未免無情·····	71
信任危機中的苦愛	
——白玉孃的動人故事·····	74
鮫綃一幅淚流紅	
——古代的定情信物·····	77
妻姊妹婚的習俗·····	80
從恐怖到美	
——白蛇故事的演變·····	83
愛盜婦女的猿精·····	86
這裏沒有愛情	
——“三言”、“二拍”的男女關係·····	88
從愛妾換馬談到女人的價值·····	91
人們眼中的“蝴蝶夢”·····	95
“三言”、“二拍”在國外·····	99
“三言”、“二拍”中的詩詞·····	102
奇妙的回文·····	106
有趣的“一七體”詩·····	109
生動的民俗語詞·····	111
無巧不成書·····	114
對對子雜談·····	117
“幫襯”解·····	120
媽愛鈔·····	122
李白的《嚇蠻書》·····	126
敬惜字紙的種種報應·····	130

擇日吉凶表·····	132
談談相術·····	136
從“一着棋”談起·····	142
小時了了大應佳·····	145
對和尚尼姑的嘲弄·····	148
符籙與神權·····	152
道教始祖張天師·····	157
陳搏老祖其人其事·····	161
焚軀與剪爪·····	165
“妖婦”唐賽兒·····	167
《好了歌》的來龍去脈·····	171
梁武帝真能成佛？·····	174
地獄種種相·····	177
投胎與三生石·····	184
預言家袁天罡及其《推背圖》·····	187
煉金和騙術·····	191
發橫財夢的小市民·····	195
古來巾幗勝鬚眉 ——兼論女強人·····	198
女勇士聞淑女·····	201
女俠韋十一娘·····	205
杜十娘與外國名妓·····	208
蘇小妹與醜女·····	211
愚昧莽撞的俠客們·····	214
神仙俠客呂洞賓·····	217

古代的迷藥	
——蒙汗藥·····	221
何物神臂弓·····	225
文身與英雄行爲·····	227
假倭楊八老·····	230
蟋蟀宰相賈似道·····	233
禁魂張與葛朗台·····	237
伯牙、子期何許人也·····	240
重信輕生的范巨卿·····	244
也談包公判案之謬·····	247
拍案未必驚奇·····	252
效顰之作	
——《三刻拍案驚奇》·····	255
馮夢龍即“老門生”？·····	258

多才多藝的馮夢龍

早歲才華衆所驚，
名場若個不稱兄？
一時名士推盟主，
千古風流引後生。
桃李兼栽花露濕，
宓琴流響訟堂清。
歸來結束牆東隱，
翰繪機蓴手自烹。

——文並簡《馮猶龍》詩

馮夢龍，字猶龍。長洲（今江蘇蘇州）人。他是典型的江南才子，年少即有才情，不治產業，曠達不羈。他雖然在科場上是個失敗者，但在文藝創作上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古來多少狀元、榜眼的名字都被人遺忘了，而馮夢龍，一個小小的貢生，却名傳青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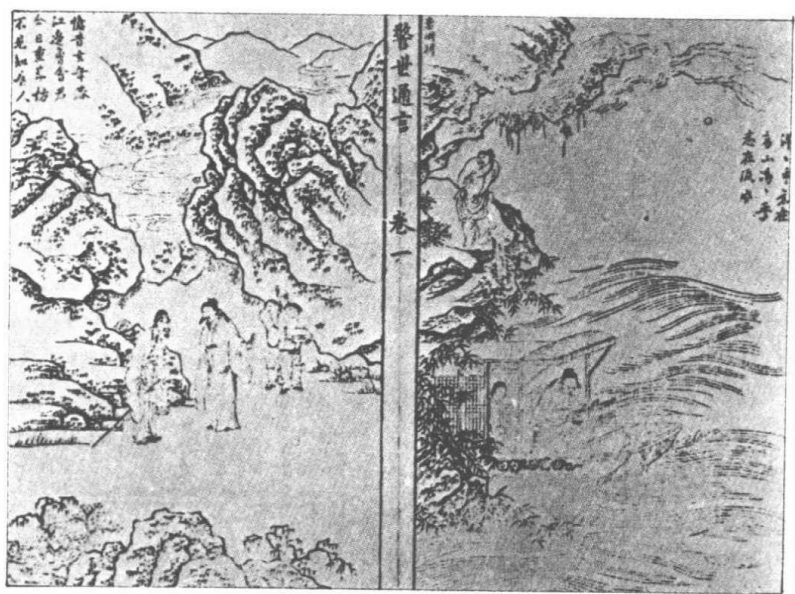
馮夢龍選擇了一條獨特的道路。他唾棄正統的官樣文章，而致力於“天地間自然之文”，把收集、編訂、創作通俗文學作為自己畢生的事業，這不能不說是有遠見卓識的。在明熹宗天啟年間，他發奮編書，完成了《喻世

明言》（舊題《古今小說》）、《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的編纂工作。並評纂《古今譚概》、《太平廣記鈔》、《智囊》、《情史》、《太霞新奏》等大型書籍。大力提倡出自田夫牧豎之口的真文學，反對縉紳之士樂道的假文

舵師揮手，
舵旋業業，
協心共濟，
猶冀免溺；
稍洩玩，
必無幸矣，
況可袖手而問
話詳乎？

方今時勢，
如御漏舟行
江湖中，
風波正急，

——馮夢龍《甲申紀事叙》



明刻本《警世通言》版畫插圖

學，他還編印了兩部民間歌曲集《掛枝兒》和《山歌》。收錄了江、浙一帶流傳的民歌八百餘首，其中不少是抒發男女之真情，表達個性解放要求的佳作，其對於當時的影響是絕為偉大的。這些山歌刊行之後，風靡一時，“舉世傳誦，沁人心脾”，“真可駭嘆”（沈德符《野獲編·時尚小令》）。

馮夢龍還是位長篇小說作家，他寫有《平妖傳》和《新列

國志》兩種頗有特色的作品。《平妖傳》是在羅貫中《平妖傳》基礎上增補而成，回目增加一倍，《新列國志》是據余邵魚《列國志傳》重加輯演的，頗見淹博。

馮氏另一件重要的工作是重訂戲曲。編有《墨憨齋新曲十種》。當時明代傳奇，風格愈趨愈下，“人翻窠臼，家畫葫蘆，傳奇不奇，散套成套”（《曲律序》），馮氏精於音律，提出“詞學三法”，強調“調”、“韻”、“詞”三



明刻本《醒世恒言》版畫插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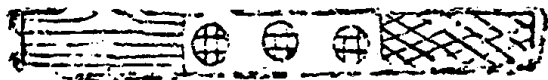
者統一，調嚴韻協，詞藻明白，恰到“本色”好處。被馮氏更定的作品有數十種之多，至今可考者猶有十七種。其中有不少名作，如湯顯祖《牡丹亭》、《邯鄲夢》，李玉《一捧雪》、《人獸關》、《永團圓》、《占花魁》等，均經他親手考定。他自己還寫有《雙雄記》、《萬事足》劇本二種，均嚴守曲律，宜於演出。

我們知道，即使是一位天才，也不是萬能的。馮夢龍是個通俗文學家、戲曲家，他也像其他文

人那樣，寫寫詩，有本《七樂齋稿》詩集。可是，他的詩集失傳了，從近人輯集的二十多首馮詩來看，這些詩作只有文獻價值而無文學價值，請看：

同衾同穴兩情甘，
酖酒如何只損男？
却笑世人不怕死，
青樓還想藥張三。

真是成何詩語！小說家和詩人很難共棲一身，筆者還是要說：偉大的文章家，有時也可能是個蹩腳的詩人。



喻世、警世、醒世及其他

馮夢龍把他編寫的話本集子名曰《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號稱“三言”，而其目的却在於“三世”——喻世、警世、醒世。

晚明的社會實在太污濁了，政治實在太黑暗了，舉世昏昏，衆人夢夢，爲了“觸里耳而振恒心”（《醒世恒言序》），使“怯者勇，淫者貞，薄者敦，頑鈍者汗下”（《古今小說序》），馮夢龍才有志於通俗文學的普及和傳播，編寫輯訂了不朽的短篇小說集“三言”。

古代的中國人，對社會、人生的態度是複雜多樣的，大抵可分成消極和積極兩大類。

一、逃避。出世思想，早在佛教傳入之前已頗爲流行。當以春秋戰國時期的老莊爲代表。莊子說，在水澤邊，釣釣魚，悠閒地過日子，這是“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連孔子這樣熱中功名的人，也說：“賢者避世。”人們避世，大抵爲了全身。清初大禪師玉林琇詩云：“面壁有寒骨，避人無峻辭。避人須避世，悔悟十年遲。”令人感嘆。人們失意困窮，離俗獨處，故曰“逃世”、“遁世”、

警世通言

自昔博洽鴻儒兼採釋官野史而通俗流者一經尤便於下里之耳目奈射利者流取法大仙雅道本坊恥之茲刻出自平平閣主人手授非警世勸警之語不敢濫入庶幾木鐸老人之遺意或有上焉不棄也

金陵兼善堂謹識

明金陵兼善堂刻本《警世通言》

“離世”，甚至說“厭世”、“棄世”，是爲了在孤獨中求得安全感。

二、清高。這跟避世有一些區別。傲世的人是生活在社會當中的，但又不願與俗子和光同塵。《六朝事跡》載，謝安和王羲之登半山報寧寺，“超然有高世之志”。這是貴族階層的思想，他們藐視世人，自以爲是，總覺得自己比所有的人都高一籌。還有著名的司馬相如，他無視封建禮法，與卓文君私逃，當壚賣酒，《晉書·王徽之傳》載，徽之夜讀《高士傳》，他的弟弟獻之稱讚井丹高潔，徽之却說：“未若長卿慢世。”長卿，是司馬相如的號。慢世，也就是看不起世人，不把世俗的東西放在眼裏。連李太白也想作出這樣的清高狀，說自己“慢世薄功業”。傲世者往往是爲當朝者所不喜的。甚至被指責爲沽名釣譽。《全唐詩話》載，司空圖特賜歸山，詔曰：“既養高以傲世，類移山以釣名。”也揭出了某些自鳴清高者的心理。

三、遊戲。人們認爲人生是短促的，世界是荒謬而毫無意義的。他們自稱是曠達之士，玩世

不恭。《漢書·東方朔傳贊》：“飽食安步，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其滑稽之雄乎！”對玩世竟然大加讚賞。這種輕蔑世事、遊戲人間的態度，可說是老莊“避世”的另一面。甚至連豪傑之士陸游也不免說：“老無功名未足嘆，滑稽玩世亦非昔。”（《北窗》）可知這種“玩樂其身於一世”的處世態度也是常見的。

以上三類基本上是消極的。無論逃避世事或是藐視世俗、遊戲人間，都於國於家無用。但大



備受司馬遷讚許的東方朔